



王朝柱 著

寻路

《寻路》探寻中国革命之路

同名电视连续剧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

中央电视台 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013047519

I235.2
117



寻踪

王朝柱 · 著

I235.2
117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6547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寻路 / 王朝柱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3.3

ISBN 978-7-5306-6281-6

I. ①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9985 号

选题策划: 李华敏 韩铁梅 装帧设计: 郭亚红
责任编辑: 韩铁梅 责任校对: 曾玺静 魏红玲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450 千字 插页: 4

印张: 38.5

版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8.00 元



剧照(一)



剧 照 (二)



剧 照 (三)



剧 照 (四)

几句想说的话

《寻路》，顾名思义，探寻中国革命之路。

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华民族及其志士仁人为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前仆后继，用生命铺就了一条革命之路，用鲜血染红了一条红色之路。

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，她就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，用生命将这条革命之路铺得更宽，用鲜血将这条革命之路染得更红。

为此，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怨无悔地倒在了这条革命的大道上，是他们的鲜血把这条革命大道染得更红。

长篇电视连续剧《寻路》，就是这条长长的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一段：自一九二七年“四一二”大屠杀至宁都会议，短短的五年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千难万险，九死一生，终于探寻到了一条“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”的革命大道——尽管在前进中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反复。

这五年，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，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。我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童生，只想用一颗真诚之心去认识、歌颂这段历史，还有带领人民创造这段历史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先贤。

毛泽东从小学教员到政治、军事战略家是寻路的结果；

周恩来“顾全大局，相忍为党”的品质是寻路的结果；

朱德从军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是寻路的结果……

因此，这部电视剧《寻路》要求做到：真实地再现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，客观地写出这些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，以及他们在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缺点和错误。让今天的观众从这段繁杂的历史中、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中认识过去，鉴知今天，在新时期的寻路中能少走一些弯路。

作为编剧，深知《寻路》是很难驾驭的历史题材。为此，我要感谢：

主管部门的领导听取了我的汇报，并给予了支持；

中央文献的老领导逢先知、金冲及以及冯蕙、黄允升、廖心文、熊华源等专家不仅给予档案资料的支持，而且还就一些历史疑点多次沟通、指导。其中，逢先知、金冲及二位师长贡献尤多。还有李琦老已经仙逝，他对我的帮助我铭记在心。

为了准确地写出中央特科在这段历史中的正确定位和作用，十七年前我在创作

《周恩来在上海》的时候，安全部的老领导罗青长、李凯、朱玉琳、隗有天等鼎力相助。写《寻路》的时候，安全部的领导邱进、刘丽、余放、王金和、刘月明等以及上海、天津、江苏等安全局的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。

我的老朋友王兆海、李准、仲呈祥、郑伯农、李硕儒等则更是从生活到创作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。

天津的肖怀远、成其圣、万克、倪祖铭、杨君毅等领导多方关怀，力促《寻路》早日问世。

对此，我感恩在心，一并谢谢！

屈子曾云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我亲爱的祖国在继续探寻中国革命之路，我也将在创作的道路上继续求索。

二〇一二年九月五日于 香山

第一集

(在激情的战争交响乐中,送出深沉的男女声画外音,并叠印出相应的历史画面)

(男声画外音)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,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举行北伐誓师典礼,遂分三路大军正式出师北伐:第一路为第四、第七、第八军,攻入湖南,直取湖北,以消灭吴佩孚部为主要目标;第二路为第二、第六军,攻入江西,以消灭孙传芳部为目标;第三路为第一军,进入福建,向浙江进军。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,北伐军第一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克湖南、湖北,占长沙、武汉;第二路横扫江西,下南昌、九江;第三路连下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。待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,长江以南地区完全变成了北伐军的天下!”

(女声画外音)“如果说工农群众运动助推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,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又促进了农村大革命的澎湃展开,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农村最顽固的封建势力。与此同时,大江南北的城市罢工、起义风起云涌,蓬勃高涨,待到革命党人相继收回武昌、九江英租界,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和市政府诞生之后,遂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,担心第二个十月革命再现于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。恰在这时,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,在‘打倒列强,除军阀’的歌声中,积极密谋一场反革命政变……”

上海街头 外 日

(在“打倒列强,除军阀”的歌声中推出)

一队队工人、学生、市民打着“庆祝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”等横幅,高喊着“打倒新老军阀”、“收回外国租界”、“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万岁”、“劳工阶级万岁”等口号行进在上海街头。

游行队伍的两边站着持枪的工人纠察队,他们警惕地保护着游行队伍。

大街两边站着看热闹的各界人士,他们舞动着手中的三角彩旗,随着游行队伍呼喊口号。

在大街两边围观的群众中还有少数外国男女,他们惊恐地看着,有的还小声议论着。

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、赵世炎沿街走来，他们望着游行队伍兴奋地交谈着。

周恩来：“世炎，有何感想？”

赵世炎：“使我想起了你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，望着巴黎公社墙，幻想着当年巴黎工人起义的壮举。”

周恩来：“我记得你发誓般地说：我们这些来法国取革命经的中国共产党人，一定要发动中国的工人阶级搞它一个巴黎公社起义！”

赵世炎：“对！我记得你还说：可惜啊，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，只留下这段不足二十米长的巴黎公社墙，让后来的共产党人都记着：这是法国工人阶级用鲜血铸成的！”

周恩来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巴黎公社是一盏革命的明灯，她必将指引全世界无产者走向胜利！”

赵世炎微微地点了点头，遂与周恩来并肩向前走去。

上海闸北湖州会馆 内 日

室外传来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”的歌声以及“庆祝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”等口号声。

罗亦农兴奋地：“寿华！当年我在苏联留学，十月革命才刚刚胜利不久。那时，苏联老师对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说：苏联十月革命是法国巴黎公社的继续，是全世界无产者翻身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，那就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！”

汪寿华：“苏联老师说得对啊！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才九年，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就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。”

罗亦农：“这说明巴黎公社、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革命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”

这时，顾顺章快步跑进，激动地：“亦农、寿华，蒋总司令派人给工人纠察队授旗来了！”

罗亦农：“寿华，你是上海出了名的工人领袖，又是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委员，就与我们工人纠察队顾顺章队长一起去受旗吧！”

湖州会馆大院 外 日

鼓乐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好一派欢庆的局面。

数十名全身戎装的纠察队员分列两排，严肃地看着大门。

汪寿华身着中山装，顾顺章着纠察队衣服，二人并排站在大院中间，看着洞开的大门。

一位身着北伐军戎装的军官昂首走进大院。

接着，两个士兵拿着一面锦旗走进大院。

北伐军官立正站在汪寿华、顾顺章的旁边，大声吆喝：“蒋总司令亲自授‘奋斗到底’锦旗仪式开始！”

大院中的工人纠察队转身立正，注视锦旗。

两个士兵恭敬地打开锦旗。

(特写)一面长方形红色锦旗,上绣“奋斗到底”四个黄色大字。

汪寿华、顾顺章双手接过锦旗。

汪寿华严肃地:“请问:蒋总司令为何给工人纠察队授这面‘奋斗到底’的锦旗?”

北伐军官:“无可奉告!”随之一挥右手,带领两个士兵走出大院。

汪寿华、顾顺章震愕地望着走去的军官和士兵。

上海枫林桥交涉使署大厅 内 夜

这是一间西式的会客大厅,屋顶上的玻璃吊灯射出柔和的灯光。

侧面的墙上挂着一张上海地图,因远离灯光有些模糊。

蒋介石身着长衫驻足大墙下面,他拿着一支吐着银光的蜡烛在用心地察看上海地图。

陈立夫引全身戎装的白崇禧走进:“报告!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将军晋见!”

蒋介石转过身来,随手把手中的蜡烛吹熄,交给陈立夫,指着沙发:“健生,请坐!”他边说边坐在主人的沙发上。

接着,白崇禧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沙发上。

蒋介石:“健生,上海方方面面的情况如何?”

白崇禧:“万事俱备,只欠您下令的东风了!”

蒋介石微然一笑:“说得详细些。”

白崇禧:“从政治上讲……”

蒋介石摆了摆手:“不用说了,关于汪、陈会谈,党国元老们力主分共等事我都一清二楚了。”

白崇禧:“那总司令……”

蒋介石:“主要讲讲军事方面的事情。”

白崇禧:“您于四月九日颁布《战时戒严条例》十二条之后,又公开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,并任命我与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为正副司令。再者,我们的嫡系部队业已奉命开进上海,且部署到位,只要您下令开枪,不消两日,这几千名新成立的工人纠察队就会束手就擒,或倒在血泊中。”

蒋介石笑着摇了摇头:“不行,不行……”

白崇禧怔住了。

蒋介石:“你想过没有,我们一开枪,上海几十万工人的心就倒向共产党了!”

白崇禧:“那开进上海的北伐军呢?”

蒋介石:“为安抚这动乱的民心,先按兵不动。”

白崇禧茫然自语:“先按兵不动……”

蒋介石:“对!”他转身取来一纸命令,“这是我亲自制订的命令,你看后即知。”

白崇禧双手接过命令,瞬间阅毕,自语地说:“蒋总司令计高一筹!”他望着十分

得意的蒋介石，“再加上蒋总司令亲自坐镇上海，只要枪声一响，这盘踞在上海的共产党，还有愚顽不化的工人纠察队就从此休矣！”

蒋介石笑了笑：“但愿如此！不过，我不会在上海坐镇指挥的。”

白崇禧一怔：“那您……”

蒋介石坚定地：“我要赶回南京，着手组建我们的国民政府！”他看了看愕然的白崇禧，“放心，南京和上海很近，坐上火车就又回来了。”

白崇禧自愧不如地点了点头。

蒋介石：“健生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”

白崇禧：“我认为这次清党最关键的一步棋，就看杜月笙他们能否下好。”

蒋介石：“放心，他们正在按照我的指示去办。”

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 内 夜

（杜公馆灯火通明，依次摇出）

正面墙上高悬一幅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”的绣像图。

图下摆着一张红木雕花八仙桌，上面摆着猪、牛、羊三牲头，两旁点燃着巨大的蜡烛。

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、浦锦荣等上海闻人齐聚一堂，正襟危坐。

黄金荣：“诸位弟兄均知，蒋总司令曾是我门下的弟子。时下，他已经成了三呼万岁的蒋总司令。为此，他到上海的第一天，我就把帖子退还给了他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不是我们青帮门中的人了。自然，也就解除了师徒关系。”

杜月笙：“当时，蒋总司令还客气地说：先生就是先生嘛，况且今后还多有借重之处嘛！”

黄金荣：“这次，蒋总司令就把分共清党的大任交给了我们！诸位，能完成此大任吗？”

“能！”全体答说。

杜月笙：“浦锦荣先生！”

浦锦荣站起：“在！”

杜月笙：“此次行动，‘中华共进会’是负责打先锋的主力，你作为会长，向弟兄们报告准备的情况。”

浦锦荣：“我在短期内征集了一万五千个弟兄，按照预定的计划，分南北两路，夹击他们的工人纠察队。北面的一路有三支队伍，一支袭击设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；一支攻打总工会所在地闸北湖州会馆；一支扑向驻有一百多名工人纠察队的商务印刷厂。南面一路则进攻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华商电车公司。”

杜月笙兴奋地：“浦会长！我已经通过工部局控制了法租界的绝大部分机动车辆，可供你调遣。”

浦锦荣：“谢杜先生！为了统一行动，我又把弟兄们分组编队，每小队十八至二

十人,每人手臂上系有白色的袖章,上边用墨写有一个‘工’字。”

黄金荣:“很好!这就给他们来个鱼目混珠,真假李逵。”他望着杜月笙,笑着说,“杜月笙,你定下的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的戏该登台了吧?”

杜月笙:“是!”他转身取来一封信,“万墨林!”

万墨林从后面走出:“在!”

杜月笙:“请将这封请柬亲自送交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,请他务必在四月十一日晚来杜公馆赴宴,就说有机密公事商议。”

万墨林接过装有请柬的信封:“是!”转身走出。

湖州会馆 内 傍晚

室内空气似乎窒息了,罗亦农、汪寿华、顾顺章沉默不语。

汪寿华摇着手中装有请柬的信封说道:“我想,杜月笙请宴没有什么阴谋,也不会出什么事情。”

罗亦农疑虑地:“既然是商谈机密大事,为什么不来我们这里呢?”

顾顺章:“他是上海知名的闻人,摆架子呗!”

罗亦农沉吟片时:“会不会和蒋介石颁发的《战时戒严条例》十二条有关系呢?”

汪寿华:“不会的!蒋总司令多次声言:纠察队本应武装,断无缴械之理,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弹。”

顾顺章:“再说,日前蒋总司令还赠送‘奋斗到底’锦旗一面,对我们工人纠察队以示鼓励嘛!”

罗亦农:“古语说得好: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但愿寿华同志此行不是赴的鸿门宴!”

汪寿华淡然一笑:“亦农同志多虑了!”转身大步走去。

杜公馆大门 外 夜

大门两边高高挂着两盏大红灯笼,随风轻轻摇曳。

大门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,不时地看看大门左边停靠的那辆轿车。

大门前空无一人,有些阴森之感。

杜公馆客厅 内 夜

杜月笙背剪双手缓缓踱步,偶尔驻足倾听,遂又微微摇首,继续踱步凝思。

万墨林站在一边,有些紧张地观察杜月笙的表情。

突然,室外传来由远而近的轿车马达声。

万墨林惊喜地:“先生,汪寿华就要到了,您看在什么地方下手?”

杜月笙低沉地:“为讨个吉利,不要做在家里!”

万墨林:“对!否则杜公馆就变成一座凶宅了。”他说罢大步走出去。

杜公馆大门 外 夜

一辆轿车驶来,戛然停在大门前。

轿车后门打开了,汪寿华步出轿车,双手整了整上衣。

一个持枪的卫兵大声喊道:“贵客到——!”

汪寿华步上台阶,快步走进杜公馆的大门。

突然,从门后闪出两个大汉,将汪寿华的双手反剪在背后,用手捂住汪寿华的
口鼻。

汪寿华拼命挣扎。

万墨林走到近前,恶狠狠地:“将他送往沪西野郊外,一定要做得干净利索!”

“是!”

两个刽子手把汪寿华架到轿车的后边,关上后车门,低沉地命令:“开车!”

司机一踩油门,轿车启动了。

汪寿华在车上极力挣扎,与刽子手争斗。

一个刽子手用力掐住汪寿华的喉咙。

另一个刽子手说道:“再用些力,把他掐死在车上,看他还折不折腾!”

掐住汪寿华喉咙的刽子手应声用力。

汪寿华渐渐地瘫在后车座上。

沪西郊外野地 外 夜

旷野空无一人,只有凄人的风声。

一辆轿车飞快地驶来,戛然停下。

轿车后门打开了,两个刽子手把汪寿华架出车外,装进一个麻袋里。

两个刽子手从车中取出两把铁锹,飞快地挖坑。

放在地上的麻袋微微摇动,渐渐大动起来,且传出大声呼喊:“打倒蒋介石! 中国
共产党万岁!”

两个刽子手扔掉手中的铁锹,又慌忙抬起装着汪寿华的麻袋,用力扔进挖好的
坑中。

随着汪寿华高声呼喊口号的逝去,长夜又恢复了平静。

杜公馆客厅 内 夜

杜月笙学着孔明的样子踱着方步,右手缓缓摇动着鹅毛羽扇,轻轻哼唱“我正
在城楼观山景,忽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

杜月笙缓步走到条几前边,不无得意地欣赏着摆在上面的珍贵古玩。

突然,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。

杜月笙转身望着桌上的电话机,很不高兴地自语:“打铁也不看看火色。”他走
到桌前,拿起话机,问道,“喂! 您是哪一位啊?”

(远方现出蒋介石打电话的画面)“我是蒋中正!”

杜月笙立马换作笑颜:“蒋总司令,我是杜月笙,您有何命令,敬请明示。”

蒋介石:“汪寿华的事办妥了吗?”

杜月笙:“请总司令放心,他已经到共产党的上帝马克思那里报到了。”

蒋介石:“很好!接下来的事呢?”

杜月笙:“根据总司令的明示,我已经向弟兄们下达命令:四月十二日清晨四时动手。”

蒋介石:“和军队方面协调好了吗?”

杜月笙:“好了!”

蒋介石:“记住:一定要把这出假戏演真!”

杜月笙:“是!”

蒋介石:“你一定还要命令属下:不要轻易杀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,多抓几个活的,就等于给我多留几个活口。”

杜月笙:“是!”

蒋介石挂上电话。(远方的画面消失)

杜月笙放下电话,自语地:“对不起了,我就是不知道您在黄埔的部下——周恩来的行踪啊!”

商务印书馆俱乐部 内 夜

周恩来伏案处理文件。

突然,室外夜空传来几声冷枪响。

周恩来猝然站起,走到窗前眺望阴沉沉的夜幕。

顷许,周恩来走到洗脸架前,把头伸进水盆中,遂又把头抬起,用毛巾擦拭淌着冷水的头发。

周恩来活动一下四肢,又走回桌前处理文件。

有顷,李强引罗亦农走进:“报告!罗亦农同志到了。”他说罢转身退下。

周恩来抬头一看,下意识地:“亦农,发生了什么事情?”

罗亦农蹙着眉头:“寿华同志应邀去杜公馆赴宴,至今没有回来!”

周恩来:“去了多长时间?”

罗亦农:“快五个小时了!”

周恩来:“没派人去杜公馆查询吗?”

罗亦农:“我亲自带人去的!”

周恩来:“结果呢?”

罗亦农:“杜公馆大门紧闭,不见一个门房,也不见寿华同志乘坐的轿车,更不像是举行过宴会。”

周恩来蹙眉凝思良久,近似自语地:“凶多吉少……”

罗亦农：“我们该如何营救寿华同志呢？”

周恩来：“天亮之后，我请李强同志去查清寿华同志的准确下落，然后再设法营救。”

这时，李强同志走进，双手呈上一封信：“报告！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一封信，说是奉命请恩来同志立即赶到他的师部，有重要军情大事相商。”

周恩来一怔，接过信很快看完，自语地：“看来，他也想学着杜月笙的样子，演出一幕请君入瓮的丑剧啊！”

罗亦农：“没错！此举与杜月笙邀寿华同志赴宴的戏如出一辙嘛。”

李强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给斯烈师长回个电话，就说恩来同志今夜有要事缠身，明天再去。”

周恩来断然地：“慢！”

罗亦农焦急地：“不行，你今晚无论如何不能再步寿华同志的后尘，去赴斯烈设的鸿门宴！”

李强：“对，绝不能再上他们设的圈套！”

周恩来沉默许久，突然把头一抬，坚定地：“不！今晚我一定要赴斯烈设的鸿门宴。”

罗亦农大惊，焦急地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我绝不同意你这种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做法！”

李强：“我支持亦农同志的意见，您万一发生意外……”他忍不住地哽咽了。

周恩来低沉地：“我想过了，斯烈师长的胞弟叫斯励，是我黄埔的学生，思想比较进步，他这个胞兄还不至于要对我这个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动手。”

罗亦农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周恩来：“同时，我还可以借此向斯烈做工作嘛，至少我还可以从他的口中获知寿华同志的消息。”

罗亦农沉吟许久：“好！我留在这里替你值班。李强同志！”

李强：“在！”

罗亦农：“你带上一个同志陪恩来赴宴去。”

李强：“是！”

罗亦农：“一定要学单刀赴会的关云长，保证把恩来安全地送回来！”

上海街头 外 夜

（一辆轿车飞驰在大街上。化入车内）

周恩来、李强并肩坐在轿车后排座位上。

（特写）周恩来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愤怒地看着窗外，只见：

一队荷枪实弹、臂缠白色袖章的所谓工人纠察队迎面快步跑过。

周恩来疑虑地：“李强，你看看，迎面跑来的是我们的工人纠察队吗？”

李强透过车窗玻璃看了看，坚定地：“绝对不是！一、今晚，我们的工人纠察队没有活动；二、您再看看他们的样子，跑步没有个跑相，队伍也没有个队形，活像是上